

常新港
动物励志
小说

土鸡的冒险

常新港 / 著
沈苑苑 / 绘



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·教委推荐必读书目

被韩国“文化体育观光部”评为优秀图书

作者连续三十年有作品入选“全国优秀儿童文学选本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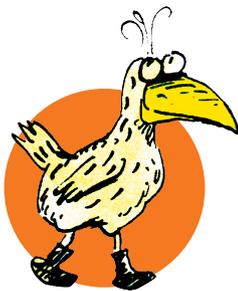
四次荣获中国儿童文学最高奖——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土鸡的冒险

常新港/著
沈苑苑/绘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 沈 阳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土鸡的冒险 / 常新港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7. 3 (2017. 11 重印)

(常新港动物励志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313-5126-9

I. ①土… II. ①常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89498号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<http://www.chunfengwenyi.com>

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: 110003

沈阳市精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选题策划: 单瑛琪

责任编辑: 邓楠

责任校对: 赵丹彤

封面设计: 八牛·设计

绘 画: 沈苑苑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字 数: 125千字

印 张: 7

版 次: 2017年3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11月第2次

书 号: ISBN 978-7-5313-5126-9

定 价: 20.00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024-23284384

一 我走出黑暗

我从黑乎乎的蛋壳里走出来时，以为自己和伙伴们从此就自由了。没想到，除了跟自己的长相一模一样的同类之外，我们还有主人。就是说，我和同伴儿，还有整个家族，都属于我们的主人。

我们土鸡的老祖先在哪里？

一开始，我跟许多土鸡都不理解这个问题，我们是自己从蛋壳里拱出来的，长大了，如果是母鸡，自然会下蛋，经过孵化，小土鸡又从蛋壳里走出来，一代又一代，生生不息，怎么就成了主人的土鸡了？

我听见主人说话是我从蛋壳里拱出来十分钟后。男主人和女主人用我们不习惯的腔调在说话，好像是在议论我们这些小土鸡。他们的声音里有一种蛮横和霸道。我观察了一下周围，发现别的小土鸡也试图搞

懂主人的语言，但是，最终他们都放弃了。因为男女主人在对待我们的态度上缺少亲和力，他们除了使用难听的声音外，常常用脚同我们对话。所以，小土鸡跟主人都保持着适当的距离。

我是一只内向的土鸡，我最早突破了人的语言关。就是说，我听懂了人在说什么。小土鸡在抢食物



时，看见我呆头呆脑地盯住主人看，就说我是一只少见的傻土鸡。有食物不抢不吃，有病啊？他们不知道，我在研究主人的话，听懂了他们的语气，看见了他们说一种话时要配合着一种表情。

我的蛋壳被我啄破后，变成了一个轻飘飘的空壳，被女主人用脚踩碎后，拿去喂那些大土鸡了。大土鸡吃了蛋壳，补钙，产蛋快。

我看见了了几只死蛋。我守在那几只死蛋跟前，等着他们走出来。可是，原本跟我一样有生命的、缩在蛋壳里的雏鸡，没能走出黑暗，被留在黑沉沉的世界里了。女主人用大扫把把沉甸甸的死蛋拢到一起，并沮丧地说：“都是死蛋！”她的表情看上去有些失望。

我也感到不适，浑身有些发抖。我觉得那些缩在蛋壳里的小土鸡，应该睁开眼睛，用自己的嘴巴啄破蛋壳，出来看看太阳，听听风声，呼吸一下清爽的空气。

大约在第四天，我在院子的角落里又看见了那几个被主人说成死蛋的蛋。我数了数，一共是八个。

我小心地用自己的尖嘴敲了一下死蛋的蛋壳，想叫醒他们。死蛋没有反应。我继续用尖嘴去敲，想叫醒里边的小土鸡。我的样子就像在敲门，拘谨而又有

礼貌。我开始埋怨里边的小土鸡贪睡。我对着死蛋说：“醒醒吧！”

没几天，死蛋从院子的角落里消失了。我心里想，他们也许在我不在跟前的时候，自己走出了蛋壳，离开了黑暗，像我一样站在阳光下，开始呼吸新鲜空气了。

在那一刻，我的心轻松地飞扬起来。

二 我们的性别

有那么一段美好时光，我和还在长身体的小土鸡们都没有性别意识。我们的爸爸懂得这一点，但是，他不教我们。他肯定认为我们到了一定的时候，自然就会懂的。这些事情根本不用教，如果该懂的时候还不懂，那就是有生理缺陷或者是一只纯粹的傻瓜土鸡了。

最关心我们这些小土鸡性别的是主人。

这是一件令我感到难以启齿的事。我觉得别的小土鸡就没有羞耻感。我说这件事之前，应该先描述一下主人的长相和主人家里的一些情况，因为，我迟早要说到他们的。就像说起玉米粒就会想到玉米棒子一样，我可是天天见到我的大小主人们。

先说男主人，他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，脸色黑红，个子不高，四肢粗壮。他有力气，能把一麻袋玉



米扛到肩上，走两里路，扛进自己家的院子，扔到地上。那麻袋是旧的，包不住玉米了，就有不听话的玉米粒从破口处蹿出来。这时候，我们会蜂拥而至，抢玉米粒吃。男主人除了种地之外，还养着几只长胡子的山羊和两头脏兮兮的胖猪。那些猪整日哼唧着，向主人要吃的，发牢骚，提意见，表达着对生活现状的不满。他们两个一天二十四小时，除了吃就是睡觉，对其他一切事都不感兴趣。有时候，他们吃食用的木

槽子翻了，扣在他们的身上，他们也不动，就让木槽子压在身上，懒到家了。我从他们两个身边经过时，他们两个四只眼，没有一只眼睁开看看我的。我想，我总比蚊子大吧？蚊子落在你这蠢猪头上，你不动一下可以理解，但是，我是土鸡呀！

女主人的嗓门儿大，刺耳，这是小土鸡拒绝弄清她语言含义的主要原因。她用不同的声音叫猪，喊羊，呼喊我们小土鸡。她叫我们时，用一种很特殊的



“咯咯咯”声。这声音有点儿亲切，让小土鸡跟女主人的距离近了一些。女主人热爱厨房，热爱灶台，还热爱院子里这些喘气的家禽。看得出来，女主人对我们小土鸡情有独钟，她在喂我们食物时，一直守在旁边看着，眼光在我们身上扫来扫去。

没多久，我就搞清了女主人的心事。她急切地等着我们长大。

我们还有两个小主人。一个叫土豆的男孩子和一个叫豆角的女孩子，姐弟俩。当他们的爸爸妈妈出门做活时，姐姐就领着弟弟玩。弟弟从不叫姐姐，只喊她豆角。豆角也从不喊弟弟，只叫土豆。

土豆对我们很感兴趣。有一次，我被土豆抓住了。他使劲抓我，我呼吸都有点儿困难。土豆是担心我跑掉。

豆角让土豆松开我，把我放了。土豆不听，反而抓得更紧了，我在土豆的手心里抻了一下脖子，想叫一声，却叫不出来。我想，完了，我快死了。我死得太快了点儿。我来到这个可爱的世界上总共没有多少天哪。

豆角看出了我的危险，她抓住土豆的手，掰他的



手指，嘴里喊叫：“松了他，你松了他，他受不了了！”

土豆也大叫起来：“让我再玩一会儿！”

小主人再玩我一会儿，就能要了我的命。

就在这能要了我的命的时刻，他们的妈妈回来了。女主人看见这一幕，冲上来对着土豆的头就拍了一掌：“松开！你要是把一只小母鸡捏死了，你就没蛋吃了！”

土豆松了手，我晕头转向地掉到了地上。但是，



我的思维还清晰：“我如果是一只小土公鸡呢？”

那一天，女主人和男主人把我们这些土鸡都赶到院子里，集中起来。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事，我感到这件事关系重大。但是，其他的小土鸡交头接耳吵嚷成一片，他们以为又要开饭了。我从太阳落在地上的影子看，离开饭还有一段时间呢。

这时候，女主人又把我们赶进苇席圈成的笼子里。我们一个挤着一个，很不舒服。我觉得出事了。

可我身边的小土鸡都在齐声要吃的。

男主人的大手伸进来了，抓住一只小鸡，递给女主人，女主人就扒开小土鸡的屁股看一眼，吐出一声：“母鸡！”“公鸡！”……

我在笼子里拼命躲避男主人伸进来的大手。但是，躲到最后，还是被那只可恶的手抓住了，递到女主人更可恶的手上。

我羞愧地闭上了眼睛。那一刻真是令我难堪。女主人检查我性别的时间最长。我简直要羞死了。她的手在我身上拨弄一气之后，不罢休，又拨弄一气。我心想，我死了就好了。女主人最后才说了一句话：“可能是母鸡。”

女主人在我身上乱摸了这么久，只得出“可能”两个字？

我看了看同伴们，他们好像无动于衷。我独自羞愧难堪地躲避到一边，等着留在我身上的羞辱感慢慢地消失。

这时候，我听见女主人说：“这只小鸡很怪。”我一看，女主人指的小鸡不是别的小鸡，恰恰是我。

我打了一个冷战。

我不知道这是女主人的赞美还是诅咒。土豆听见他妈妈这么说我，就跟妈妈央求道：“他很怪就让我抓着玩吧。”

我一听，又吓了一跳。为了保护自己，我要跟大家一样，不要让我的主人看出我的特殊。于是，我抖了抖毛，走到同伴中去了。

在小土鸡中间，我躲开了主人怀疑的目光。我心里觉得，生活有些复杂起来了。

三 我被当作小母鸡留下

我不知道自己是幸运的，还是不幸的。

女主人做了一个决定，要把小公鸡统统处理掉。处理的方式有两种：卖掉或留着将来吃掉。女主人悄悄地跟男主人说：“咱们可以把小公鸡当成小母鸡卖给不懂行的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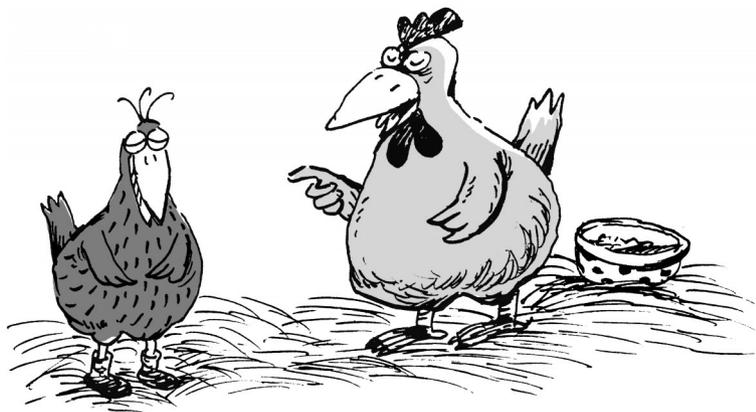
我问别的小土鸡，为什么把小公鸡当成小母鸡卖给人家？

我问过的所有小土鸡都不理睬我。他们还没到会思索的年龄。他们大多头脑简单，把我视为异类，这使我显得很孤独。

这时候，一只老母鸡朝我走过来，有些自豪地对我说：“因为小母鸡比小公鸡贵。”

“为什么贵呢？”

“因为母鸡能下蛋，而公鸡是不下蛋的。”



我不想问了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主人需要。我很不高兴。这是一件让小土鸡不愉悦的事情，尤其是像我这样一只偏偏有了思想的小土鸡。一只小土鸡，有了思想，就有了不幸。

我的女主人迎来了第一个买主。买主竟然也是一个大嗓门儿的女人，两个女人在院子里像吵架一样讨价还价。让我的女主人没想到的是，买主比我的女主人更懂行。她一只只检查那些被女主人认定的小母鸡，其实，大多是小公鸡。我眼看着一个个同伴又蒙羞让那刻薄的买主检查着屁股。买主一边检查一边发泄着不满：“怎么都是小公鸡？你们家的小鸡都是小公鸡吗？”她一只都没有买，气咻咻地走了。